

四大政治谋来始末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文化史小丛书

四大政治谋杀始末

晓 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 201 号

责任编辑：张哲永

封面设计：金 言

文内插图：高新艳

四大政治谋杀始末

晓 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插页：2 字数：130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一版 199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本

ISBN 7-5617-0829-7/K·078 定价：2.05 元

编 者 的 话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都市，是举世瞩目的地方。

上海，正在改革、开放、搞活总方针指引下，以一日千里之势，向着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都市迈进。

上海，人们注目它，向往它，但不一定了解它。

今天的上海是昨天上海的继续发展，只有了解它的过去，才能认识它的现在，展望它的将来。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辛酸坎坷。在这整整一个世纪中，上海是殖民主义、封建买办、反动军阀麇集活动的地方，也是革命党人、先烈英豪、爱国志士藏龙卧虎之处。旧上海既是反动的堡垒，也是革命的摇篮；它是殖民统治的基地，也是科学传播的窗口；它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流浪汉的愁城；它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地狱。总之，它既充满着黑暗，也孕育着光明。

旧上海是畸形发展的城市，近代上海史是一部错综复杂的历史。这是陈旧与新生交替，残夜与曙光相接，进步与反动决斗的历史。同时，十里洋场又是五光

DA177/22

十色的万花筒，五彩缤纷的大世界。在这个花花世界中，中外混合，五方杂处，百业交集，万民流动，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租界分割，藏污纳垢，怪事频仍，无奇不有，人情冷暖，风俗特异……加上摩天大楼，游乐场所，马路交通，酒家茶馆，寺庙古塔，园林胜景……这一切，犹如万花集锦，点缀着上海的热闹繁华；又好似海市蜃楼，显示着上海的风云变幻。这一切，谱写成一部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上海近代史。

我社已出版了一部《上海近代史》，帮助读者从正面、总体、大的轮廓、大的事件中，概略地了解近代上海的发展变化。但是，上海是一个大千世界，光是大的轮廓、大的事件，还远远不能窥视它的全貌，更不能“登堂入室”。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样难免带有偏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上海这个“庞然大物”的。“读史要会解剖功”。出于此种考虑，我们在《上海近代史》的基础上，拟编写一部《上海文化史小丛书》，从多题材、多侧面、多角度，全面、深刻、细腻、生动地反映近代上海一百多年的历史风云和乡土民情。

《上海文化史小丛书》，分门别类，分期出版。计划出版40本左右，全套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每本互有联系，但又独立成书。内容分别有政治风云、黑幕组织、名人轶事、名胜古迹、乡土民情等五大类，自

1987年开始，准备在五年内出齐。

《上海文化史小丛书》是一套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凡具有初中水平以上者，均能阅读。本丛书本着普及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本着科学性、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原则，力求反映旧上海的全貌，加深读者对旧上海的理解，做到“身在上海，了解上海；不在上海，也知上海。”

编写《上海文化史小丛书》，是一项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愿同人志士，共同督促，不吝指教，互相勉励。

目 录

引 子	(1)
一、宋教仁血洒上海站	(3)
(一) 刺宋经过	(3)
(二) 凶手何人	(9)
(三) 元凶终于露相	(15)
(四) 刺宋真相	(21)
(五) 历史的惩罚	(24)
二、为筹款陈其美遭暗杀	(31)
(一) 讨袁先锋	(32)
(二) 被刺殉难	(40)
(三) 曲折审判	(44)
(四) 袁世凯早有杀陈祸心	(50)
(五) 告慰英灵	(54)
三、杀杨杏佛以“儆百”	(59)
(一) 凶杀经过	(59)
(二) 怪哉！凶手之死	(64)

(三) 杀杨阴谋由来已久	(69)
(四) 真相终于大白	(78)
(五) 罪恶的目的	(83)
四、史量才被害沪杭道上	(88)
(一) 京字七十二号	(88)
(二) 疑云重重	(94)
(三) 不了了之	(101)
(四) 又是赵理君	(106)
(五) 为何杀害史量才	(111)

引 子

人们谈到旧上海，或以黄浦江的外国兵舰、趾高气昂的洋人、租界巡捕的皮鞭、上海人被“抄靶子”等，看作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和“被出卖的城市”；或以霓虹灯闪耀，酒吧、舞厅的音乐，赌场、妓院等光怪陆离，看成是富人的天堂；或以育婴堂、包身工、养成工的故事和“滚地龙”棚户区等穷人的悲惨生活，看成是穷人的地狱；或以上海小刀会起义、六三运动、五卅惨案等，来说明上海人民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光荣革命传统。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然而，要全面地了解旧上海，还有许多方面可叙述的。

在旧上海，各种社会力量曾在这繁华的景象之下，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这一幢幢矗立的高楼大厦之下，发生过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案件。无数爱国民主志士在这块土地上进行过艰苦卓越的斗争，洒下了他们的一腔热血。我们这里记叙的关于宋教仁、陈其美、杨杏佛、史量才四人被暗杀的经过，是发生在上海而震动全国的大案。它跨越北洋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的两个时代，反映了当时民主与专制、进步与保守等双方势不两

立的斗争。这四大暗杀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始终是一个迷。主使者是谁？指挥者是谁？在幕后又进行着怎样的肮脏活动？这些都被一张长长的黑幕遮盖着。现在是撩起黑幕，彻底揭露真相的时候了。

一、宋教仁血洒上海站

（一）刺 宋 经 过

1913年2月15日，正是新春佳节。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从武汉乘客车重新来到上海。这时，孙中山到日本考察铁路建设去了。胡汉民又去了广东。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除了黄兴、陈其美，就只有于右任、廖仲凯等几人。他们也都是宋教仁的好朋友。

宋教仁下火车后，下榻在上海同孚路黄兴的寓所里。旧友重逢，格外喜悦，又正逢国民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大胜，黄兴、徐宗汉还新添了一个女儿，汤饼会、庆功筵一起办，大家喜气洋洋，都有一种胜利在望的感觉。宋教仁在他们中间，年纪最轻，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更高，因此，他的心情也更加兴奋。

他在上海住了几天，同在沪的国民党要人商讨确定了三条政纲：一是拥护南北统一；二是实行政党政治；三是继续与袁世凯合作。并准备赶到北京，参加国会的开幕典礼。

动身之前，许多友人都劝告宋教仁，说：“北方旧势力十分猖獗，听说有很多人都很忌恨你，想害你。你应



宋先生之遺像(一)

该早作戒备才好，是否也可以找一些随身保镖？”宋教仁拒绝了，一再摇摇头说：“不用了。我们是革命党，何必学那些封建官僚的作法与派头？且我一身光明磊落，与任何人都无宿怨、无私仇，现在是光天化日的政治竞

争,人人都可以讲话,人人都可以竞选,又何须再用那种卑劣残忍的手段呢?有些人放出这种风声,不过是想吓退我,动摇我的责任心罢了。”他满怀书生意气,胸怀坦荡,仍然决定只身北上。见此情况,于右任就劝告宋教仁说:“你要仔细。你明天晋京,还是坐海船去比较稳妥些。”宋却说:“那太慢了。我一定坐津浦路火车去。”^①大家见他性急,不再说什么了。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宋教仁在黄兴、廖仲凯、于右任等陪同下,到达上海火车站,准备乘沪宁线夜班火车去南京,然后转乘津浦路火车去北京。

早春严寒,冷雨纷纷,火车站内灯光暗淡,旅客稀少,十分冷清。宋教仁等先在车站议员招待室休息了片刻,才一同向车站入口处走去。当他们刚刚走近检票处附近时,猛闻豁拉一声,一粒子弹从宋教仁背后飞来,不偏不倚,穿入胸中,直达腰部。宋恐痛不禁,退靠铁栅,凄声说道:“我中枪了。”正说着,又闻两声枪响,两粒子弹左右闪来,幸未伤人。站中旅客,顿时大乱。凶手乘机在夜幕沉沉中匆忙逃走,因为刚下过一阵毛毛雨,凶手在湿漉漉的沥青马路上一脚滑倒,巡捕追踪赶来,他飞快地爬起来开枪拒捕,一霎眼不知去向。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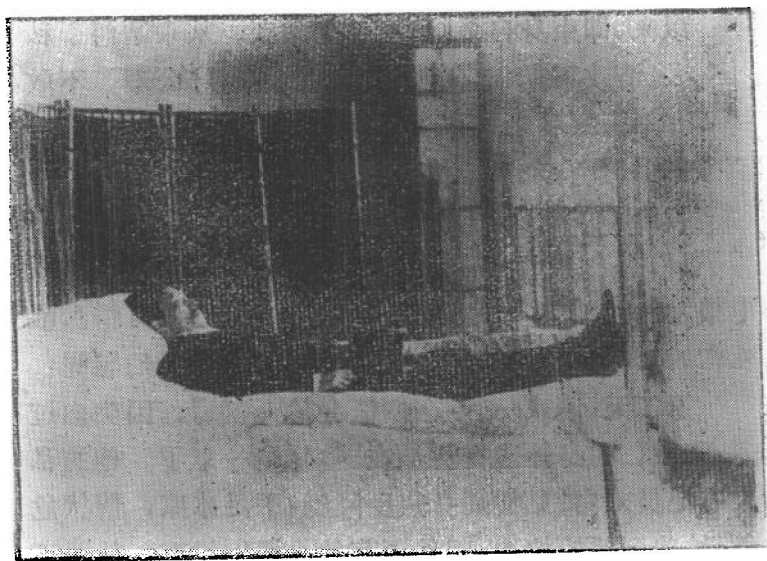
^① 杨思义:《宋案见闻》,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八),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4月版。

捕认得出逃犯是个穿黑呢子军服、个子很矮的人。

这时，到车站送行的黄兴等人急忙把宋教仁扶上汽车，送往附近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救。时已深夜，医生们早已回家睡觉。黄兴等也都分头寻找医生去了。宋教仁躺在医院的救护床上，疼痛难禁。他脸色惨白，额角上沁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于右任坐在旁边，轻轻地握着他的手，一边替他揩拭额上的汗水。他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自己的胸前，断断续续地低声呻吟道：“我恐怕不会好了！只有三件事要拜托你：我两袖清风，一无存蓄，只在北京、南京、东京有一些书籍，我死后，请你替我全部捐献给南京图书馆。我本家寒，又有老母，无依无靠，今后还望公与克强兄等，替我照料。我死后，诸公都当勉力向前，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那我死也瞑目了。”^①说着，热泪双流，声音哽咽起来。于右任握着他冰冷的手，欲劝无言，想起多年的友情，自己也禁不住泪如泉涌。

黄兴陪着医生来了，立即将宋教仁送入手术室。医生在宋教仁的右腰钳出子弹一颗，发现这是用剧毒药物特殊处理过的弹头，伤势十分严重。半夜里宋从昏迷中醒转来，睁开眼睛问道：“我的朋友呢？”留在医院的黄兴抢步上前喂了他一口开水，连声问道：“怎么样，怎么样？”他一面喘着气，一面断断续续地说：“现在外患

^① 《宋渔父先生被害后十日记》，见《宋渔父》第二集，1913年版。



宋先生逝世后之摄影(二)

日深，库伦形势险恶。我本来打算到北京和其他地方去，调和南北意见，以便一致对外。可是……”他说到这里，感到伤口剧痛难忍，竭力支撑着喊道：“快拿笔墨来，替我写上，我要发一个电报给袁世凯！”^①

黄兴急忙拿过纸笔，照他口中所念的词写道：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

① 《宋渔父先生被害后十日记》，见《宋渔父》第二集，1913年版。

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时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弔^①。电报发出后，宋教仁才服用安眠药，渐渐入睡。可惜濒临死亡的宋教仁，像迷梦一般，对袁世凯还抱着幻想呢！

第二天，请来三、四名西医会诊开割后，因失血过多，宋教仁的身体显得更加虚弱，奄奄一息了。他的私人书记员刘白，见他周身热度降低，手足冰凉，情状危急，忙伏到他的枕边，问他还有什么遗嘱没有？他眼不能睁，痛苦地挣扎着说：“我的话，都已说给右任听了。我死后，你，同他商量吧。我已将死，还有什么可说的！”^②说到这里，他气喘交作，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了，只是神志还清醒，又突然睁开眼来，把伺立在病床边的诸好友一一环视了一遍，露出依依难舍之情，然后又闭上了眼帘，双手合十，喘息不已。

黄兴见他痛苦万状，于心不忍，含着眼泪俯到他的耳边，轻声说道：“遽初，你就放心去吧！国家大事，我们一定尽力做去。老伯母，我们也会尽心照料的！”^③

①②③ 《宋渔父先生被害后十日记》，见《宋渔父》第二集，1913年版。

宋教仁听了，才长叹一声，停止了呼吸。只是死后仍然两目圆睁，双拳紧握，露出忿怒、不平、痛苦之状，使病床边的黄兴、陈其美、于右任等众好友都惨不忍睹，失声痛哭起来。

宋死后第二天，自医院移棺，往殡湖南会馆。午后，灵柩发引，送丧执拂和护丧导灵之人约二、三千名，素车白马，同遵范式之盟；湘水吴江，共洒灵均之泪。时值潇潇春雨，凛凛悲风，天亦同哀，送灵者莫不痛哭。

（二）凶手何人？

宋教仁被刺身亡的消息，迅速传开，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远近函电，齐达沪上国民党交通部。

孙中山当天就从日本拍来了电报：

闻遽初死，极悼。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①。

袁世凯也假惺惺叠发两电，第一电文云：

上海宋遽初先生鉴：阅路透电，惊闻执事为暴徒所伤，正深骇绝。顷接胥电，方得其详。民国建设，人才至难，执事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凡稍有知识者，无不加以爱护，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存？惟祈天相告

^① 任光椿：《辛亥风云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版。